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敦煌之归义英雄. 第1部, 丝路争霸 / 郝在今著. —
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-7-80251-280-1

I. ①敦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2115号

图片提供: 国家图书馆

敦煌研究院

李战吉(《人民日报》高级记者)

张永刚(海军少将)

王 琛(摄影人、企业家)

郝在今、陆建伟

敦煌之归义英雄(第一部) 丝路争霸

作 者 郝在今

责任编辑 陆建伟 张素英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30千字

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280-1

定 价 28.00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
发行部 (010)84254364

编辑部 (010)64222699

总编室 (010)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——《敦煌之归义英雄》全四部总要——

天宝末年，安史作乱，唐军勤王，西域空虚。吐蕃趁势而入，尽得安西北庭河陇诸地。敦煌，独力抵抗十一年，终不免被武力征服。城虽不守，文化不灭。陷蕃六十七年后，敦煌人张议潮蓦然发力，于大中二年（848）率众驱蕃归唐，受封归义军节度使，为敦煌历史展开最壮丽的篇章。

位于丝绸之路咽喉要地的敦煌，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陲重镇，也是东西方陆路贸易的中转站，中原文化的西传基地和西方文化的东渐口岸，在归义军治下，敦煌维持了近二百年的社会稳定，保持了一个国际都市的繁荣景象。史载，张议潮首义后，“西尽伊吾，东接灵武，得地四千余里，户口百万之众，六郡河山，宛然而归”，汉、吐蕃、回鹘、退浑、羌、龙、唃末等各族和睦相处，儒、道、释、景、袄、摩尼、伊斯兰等多元文化并存共荣，汉、藏、梵、粟特、突厥、回鹘、于阗、龟兹、吐火罗等语种文字交相辉映，“人物风华，一同内地”。以张议潮为首的归义军英雄，莫高窟里有他们的画像写真，敦煌遗书里有他们的亲笔墨迹，他们是活生生、真切切的人。他们的事迹在莫高窟和藏经洞留下众多记载，为后世研究“敦煌学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
本书从莫高窟和藏经洞的文物、史料及国内外敦煌学者的研究成果出发，配以文物影像和实景图片，用文学化的艺术渲染，为读者奉上真枝幻叶、阙闻千年的归义军英雄史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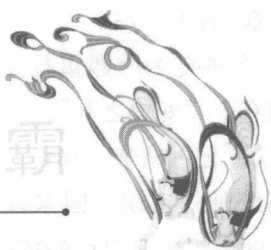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：

“西河沦落百余年，路阻萧关雁信稀。

赖得将军开旧路，一振雄名天下知。”

丝路争霸

— 目录 —



公元八世纪的世界分隔单立，惟有一条长长的贸易之路，将东方和西方串联起来。这条“丝绸之路”，不仅交流各地商货，还传输多元文化，成为全球化的开端。

扩展之路，财富之路，文化之路，世界最长的大路带来无穷的利益，沿线人们当然要“问鼎丝路”！

第一章 烽火狼烟 /2

谁能料想，大唐盛世，汉武帝以来中国第二次国运高峰，突然爆发安史之乱。敦煌最先看到警号的人，就是张议潮的父亲张千一……

第二章 千佛看好之地 /14

想控制丝绸之路，必先占领敦煌。唐代的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、军事重镇、商业中心。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，那时正在建设之中。

第三章 一群羊 /27

战争，也是人群素质的较量。胡人复国，安禄山猛攻如狼；汉地文弱，中原涣散如羊。

第四章 世界第一城 /37

世界第一的地位，往往带来世界第一的傲慢；世界第一的傲慢，必然带来世界第一的失误。英明大帝李隆基，犯错误的魄力也大。



第五章 大将之死 /48

一个人的命运，有时会预示一个国家的命运。一个人的命运，还会改变别人的命运而再次影响历史。封常清的冤死，导致大唐首都长安的陷落，也彻底改变了张千一的性格。

第六章 青玉 /56

世界首强突然遭遇重挫，这是历史创作的戏剧高潮。公元755年，中国有个“安史之乱”。

第七章 乞丐皇帝 /61

最高统帅的错误、国家首都的丧失，往往会动摇全国的抵抗意志。偏远的敦煌却有自己的传统，地方自保。

第八章 梦游西域 /68

中国的新疆地区，汉唐时叫做西域。险峻的周边地理环境，使西域形成相对独立的板块。邻边大国虎视眈眈，西域人面临认同选择。

第九章 离天最近 /80

丝绸之路的巨大利益，引起沿线各方的觊觎。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高屋建瓴，制得先机。

第十章 草原猎隼 /89

战争不会豁免任何人，无论贵贱，无论男女。大唐公主走上凶险的和亲之路，幸遇回纥王子。

第十一章 联军大会战 /97

团结就是胜利，多方联军击退叛军。错误也能重犯，四千人御宴得罪盟友。

第十二章 排“安” /106

每逢动乱就排斥少数民族群，至今仍是一大人性弊端。就在举国排胡的浪潮中，中国诞生了一个胡人血统的大诗人白居易。

第十三章 公主殉葬 /112

人世难免争夺，只是方式不同。礼仪之邦讲究繁文缛节，生龙活虎的草原民族却了无顾忌。回纥新可汗娶到继母，吐蕃新赞普大胆拓张。

第十四章 谁的面子大 /117

文化心理，也能影响政治关系。疑心散人心，太子李适逼反己方大将；人心换人心，郭子仪赢得各族军人敬仰。

第十五章 兄弟万岁 /124

一句万岁，寄寓伦常大理。皇帝能万岁，各族兄弟也能万岁。

第十六章 活诸葛纵论三分 /129

纵横捭阖的三国故事，为后人处理内政外交提供无尽智慧。公元八世纪，中华大地又现三分，大唐、吐蕃、回纥。

第十七章 大漠孤忠 /135

深陷异邦围困的飞地，危如怒海孤舟。大漠孤城，敦煌人面临残酷的情感考验。

第十八章 三个小和尚 /143

地缘政治造就热点地带，争夺焦点形成恐怖平衡。河西避难人群聚集敦煌，有流民，有间谍，还有个猴僧“悟空”。

第十九章 兵变 /151

国政变革，检验领袖能力。唐德宗施行“两税法”，实现中国税制的历史性变革；改变联合友邦抗击入侵的方针，引发灾难性朱泚兵变。

第二十章 婚姻政治 /159

政治是交易，婚姻未必不是交易。三国丞相纵横捭阖，敦煌女儿在男人间周旋。

第二十一章 野马杀青 /165

失去社会秩序的混乱时代，人类将退回动物的生存法则，你死我活，强胜弱汰。面对敌人的杀戮，敦煌人自己先杀了起来……

第二十二章 忠贞还是背叛 /172

道德和生存，谁的价值更高？二十年隔绝，十年围困，三十年孤立无援的敦煌，出路何在？

第二十三章 开城投降 /179

交出荣誉换取生命，没有尊严的日子实在难过。异族兄弟的友谊经受严峻考验，藏獒和哈巴狗的趣事耐人寻味。

第二十四章 左右为难 /188

服装和发式不仅是生活习惯，而且蕴含文化认同。不仅清代有剃发之争，唐代的敦煌人也困扰于此。

第二十五章 跨族婚 /192

改朝换代只能变更上层统治集团，婚姻制度的变更却能影响基层



民众的家庭生活。公主自愿和亲，大都督面对拉郎配。

第二十六章 困守绝境 /201

没有祖国，就没有男人和女人的立足之地。孤立无援的郭昕退避恐怖峡谷，骄傲的咸安公主多次改嫁。

第二十七章 苦役行吟 /209

最强盛的国家也会走向衰亡，最博大的文明也会面对压制。敦煌人说话写字都受限制，难以维系文化传统。

第二十八章 高僧上高原 /214

政治统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宗教。宗教也能弥补政治的缺失，润物无声。赞普赤松德赞恭请外来高僧弘法藏地，逐渐消弭了西部的杀气。

第二十九章 冤冤相报 /222

人类生存，除了衣食之需，还有心理底线，这根敏感的神经叫做“气节”。汜国忠仗义守节不惜报复杀人，张谦逸忍辱偷生蒙上汉奸骂名。

第三十章 亡国留种 /230

公元八世纪走到尽头，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都有战乱。东方亚洲，大唐仍纠缠于削除地方割据的内战。地中海沿岸，阿拔斯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反复争战。西欧平原，查理曼大帝四处扩张，教皇被贵族逐出罗马。

世代交替，万物更生，丝绸之路也在期盼复通。从大国子民沦为亡国奴的张谦逸一代逐渐逝去，大英雄张议潮即将出场……

大唐盛世，国富粮贱，天宝十四年间斗米只卖五文钱。中国人破天荒地吃饱了肚子，于是人人忙着升官发财，谁还记得战乱是什么样儿。

惟有那边远小城敦煌，还有个傻乎乎的少年渴望从军……



找的烽火台啊！

烽火台是传递军情的通信设施，沿万里长城每三十里设置一座，发现敌军立即点火报信。烟火信号瞬间可见，一日可传万里，快过最快的八百里驿马，堪称世上最高级的国防设施。

终于找到自己的作战岗位，张千一不再顾虑这沙漠是不是人间地狱，赶紧检查腰间拴着的大布袋，袋里的上烽必备之宝没丢，那就再往上爬……

终于爬上山顶，张千一顾不得喘息，一头钻进烽火台底层——扑面射来臭水，还有恐怖的巨眼！倒退两步，才看清不过是头骆驼。这种畜牲太温顺，被吓着只会吐口水反抗。张千一鄙夷地还以一口口水，很遗憾不如人家的口水多。上前翻翻食槽，除了干草居然还有黑豆。看来还是从军好，牲口的待遇也比平民高。

烽火台的楼梯既陡峭又昏暗，张千一不管不顾，四脚并用紧往上爬，直爬到浑身冒汗，终于钻出顶楼，立即眼花缭乱！

大太阳就在脸庞烤着，小人儿与天同高。张千一兴奋地仰天大吼：“我上天啦——”

这叫“吼天”，爬上距天最近的高处，大吼一声就能将本人名头挂号于玉皇大帝，这就是升官发财的通天捷径啊。

吼天声上达天穹，也吵醒了墙垛边打盹的人。一烽二卒，轮班值守，值班的老兵懒洋洋睁开眼睛，看到接班人不过是个半大小子。这些新兵蛋子真是不晓事，种田卖粮，读书卖文，你当兵就是卖命，怎么还高兴？

懒得打理这嫩瓜秧子，老兵慢腾腾起身，下岗回家睡觉。新兵却上来拦住，还没交接班呢。老兵踢踢脚下的一堆乱柴，张千一立即扑过去，施行上烽值班的第一规定动作——查收军用物资。

这里的军用物资只有柴火，还缺少其它要件。张千一质疑地望向老兵，老兵不得不掏出火镰和火石丢下。张千一再盼第三件，老兵就不理了，点燃烽火这些就够了。

你不给？我自己有！张千一解下腰间的大布袋，小心地探手进去……这诡秘的举止，吸引了正要离开的老兵。只见新兵两根手指拈出一条东西，又用左掌托着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柴火上。那珍惜的动作

往下一看，张千一更糊涂了。烽火台下的长城，两边不一样。一边是砖墙，一边是土墙，砖墙高而厚，土墙低而薄……

望着新兵的迷惑，老兵分外得意，这就该我宣讲了。“你以为，万里长城都是两丈高一丈厚，石块砌底火砖垒墙，糯米黄泥弥缝固若金汤？那是关内的长城，护卫皇廷！我们这戈壁沙漠，哪有那么多石块火砖。你不是找西吗？哪边的长城越来越矮，哪边就是西！”

张千一放眼望去，那西边的长城果然越来越矮，也就是一层黄土一层芦苇夯起来，比农家院墙好不了多少，不少地段已被流沙掩埋，骑兵可以轻易跨越……

“有敌军！”张千一发现，遥远的西方浮现大队人马。

“不是敌军是商队。”老兵连看都不看，“我们这边的长城，护卫的不过就是这条路。”

路？长城里侧，果然有一条光溜溜的道路，那远方的驼队，就在路上爬。

张千一早就知道敦煌是个大路口，中原出产的丝绸从这里运往西方外国，又赚回白花花的银子。想起这护路，张千一的心都凉了。一条路躺在那里谁也搬不走，我来护它干什么？

新兵的心情，老兵看得明明的，老兵也是打新兵过来的。刚当兵的时候都雄心勃勃，都以为自己把守的是边防重地，都恨不得早日出国作战，一刀一枪，开疆拓土，封侯拜将，名垂青史。只可惜，打到老了，也没打出国境，反而打回老家看守这土台子……

“孩子，别做梦了，你我也就是个看家狗罢了。”

“你才看家呢！我要征西，薛仁贵征西，高仙芝征西，封常清也征西！”

“就你这小样儿也想当征西大将军？”老兵非要去去新兵的火气，“你还不如我呢，老子看家还有个家呢，你连女人的滋味儿都没尝过！整天盼着打仗，打仗有什么好？白丢你的小命儿，先死你新兵蛋子后死我老兵！”

你老兵也是个兵，凭什么糟蹋我新兵？张千一气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才不服这老杂毛，头发都白了还没当上军官，白白糟蹋军粮。很想说我比你强，很想说我将来是封常清大将军，可是，眼前的长城不让人



为一匹小马驹洗浴。

“小丫头！莫高窟在哪儿？”

小丫头撩开头巾，雪白面孔特大眼睛，双眼蓝中泛绿，活脱脱一只波斯猫。

“我也去莫高窟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“上马！”

“我的小马不能骑，他是野马。”

野马？那小马驹果然特殊，脖子比家马粗，鬃毛比家马短，当真是匹野马！早就听说敦煌郊外有野马泉，常有野马饮水，就是谁也碰不上，野马怕人。难得这小丫头，居然与野马共处……

小丫头见张千一和善，纠缠起来：“大哥，我们同骑五花马吧？”

“男女授受不亲！”

“那你下马和我一起走？”

“我有急事！”

“那我就不告诉你莫高窟在哪儿。”

“那我就把你收拾了！”

大眼睛一翻射出两道青光，波斯猫变成吊睛虎！

张千一赶忙解释：“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担心你走路太累。”

“我去莫高窟从来不骑马。”

“几十里地不骑马，你穷啊？”

“我去求神，徒步心诚。”

求神？莫高窟有神？张千一才不信那些虚幻的东西，未免露出不屑的神色。

小丫头定睛相看，谆谆警告：“不敬重莫高窟的人，骑马也会摔断脖子。”

你个小丫头也把我当小弟弟吓唬？张千一瞪眼对视，渐渐觉得恍惚，那双大眼睛青碧寒冷有如深潭，似乎正在抽吸自己的魂魄……

“你今天一定会跌跤，都是命啊！”

“都是命啊？”张千一被吓得打个激灵。这小丫头太神秘了，独身敢闯大漠，擅长调教野马，还会巫术算命？我今天真是倒霉，老兵说个“慢慢熬吧”，小丫头说个“都是命啊”，都是不明不白的咒语。



第二章 千佛看好之地

张千一赶往莫高窟送信，在戈壁滩上放马奔驰。

这戈壁的气温不论寒暑，太阳当顶就热，太阳落山就凉。随着太阳渐渐坠落，浑身燥热的张千一感到阵阵风凉，心情轻松下来。从军第一天就赶上战事，真得感谢啊，感谢老天感谢大地，还得感谢自己的家乡……

家乡敦煌是个好地方。

东西方向平坦通达，丝绸之路和万里长城相伴而行，登上北山就是蒙古草原，穿过南面祁连山口又可攀上青藏高原。两山夹一谷，北山下来的疏勒河和南山的宕泉河，丰沛的水源滋润了万亩农田……

想到家乡就愉快，张千一自豪地迎风而行。突然感到异样，风轻了，沙静了……

平坦的戈壁，渐渐出现两座并立的山岭，珍贵的河水从两山之间流出，又是一个缩小的两山夹一谷。东面，险峻的三危山挡住戈壁劲风，西边，宏伟的鸣沙山制止沙海浪涛，两山之间的宕泉河谷，竟有绿色！绿，那是敦煌最稀罕的颜色，蓝天黄地之间，惟一的生命之色。张千一贪婪地看着绿色，突然满眼金光——

夕阳照耀的三危山金光四射，令人目眩，金光晃动中，似有众多长身大人并肩而立！

张千一身不由己滚落马下，诚惶诚恐叩头祷告，一个听了无数遍的敦煌故事，振聋发聩……

前秦年间，高僧乐僔去西天取经路过敦煌，忽见三危山金光万道，光中似有千佛并立。神兆显示，此处乃千佛看好之宝地！于是乐僔留在这里凿岩修窟，建造佛龛。自此，历朝历代的善男信女持续修窟，在这荒漠中营造出佛门乐土莫高窟……



军费正是全国热议的话题，中央财政负担过重，京官大多主张削减，而地方官则反对。西部贫瘠税收无几，只能依仗边防多领些军费，不敢断了这条财路。

周鼎虽是京官出身，但现任地方，未免与封常清心事相通，只是不好表态，这宋衡正是开元贤相宋璟的儿子。

这时却跳出个武将阎朝：“禀报宋大使，我敦煌近邻西域，最知边防军情，国家军备万万不可松懈！”

此话逆耳，宋衡却不好发作，这沙州兵马使不知官场底细，怪他不得。倒是那封常清明知故问，显然是有意挑拨边将对京官的偏见。

“诸位不要多虑，削减军费的建议并未得到皇上的采纳。杨国忠丞相提出国策，要振武兴唐！”

宋衡挺直身躯，扫视全场。你挑衅，我交底，看你怎么办！这国策该让你们满意了，正好借此对外用兵，口称为国家拓疆扩土，其实为个人争功邀宠……

没料到，全场无人响应。封常清附耳过来：“宋兄，走到哪里都别提那个舅子，太臭。”

这边将也辨得忠奸？宋衡感到欣慰。那杨国忠凭借妹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地位最高的右丞相，看来，这西部虽然荒远，人心却正直啊。

再行试探：“安禄山将军也主张对契丹用兵呢……”

“别提安禄山。”封常清毫不客气地打断，“那可是个大忠臣！”

宋衡立即噤口，看来这封常清不肯同自己交心。安禄山不能说，杨国忠不能说，我宋衡从长安来还能说什么？

两位贵宾交谈不睦，宴会气氛尴尬，周鼎和阎朝也没得办法。这就是小官的难处，顶头上司和钦差大臣都不能得罪。

这时走出位峨冠文人，举杯呼唤全场：“一生大笑能几回，斗酒相逢须醉倒。我们今天莫谈国事，大家就是吃喝玩乐，吃喝玩乐！”

一见此人，封常清立即恭敬起身：“来得好来得好。岑大夫，你是这里的文化人，还是你来同宋大使谈谈。”

来人莫非岑参？宋衡起身迎了上去，此行西域也是想借机结交此人！岑参从不依赖父祖官势，科举不中就书生从军，远征西域。岑参

“我真的是烽火台守卒！烽火台真的有战火信号！”

“战火信号？”将军上手把张千一嘴巴堵上，“大爷我刚从西边来，西边的战火都是我烧的。”

眼看人家走进会场，而自己却困在门外喊不出一声，张千一急得泪水迸流。奇遇战火幸遇大帅的机遇，竟然败于一条绳子？

场外，张千一心急如焚，场内，众看客正在歌舞升平。

那舞娘的飞速旋转，渐渐变得快慢有致，虽然转得很快，但每圈总要停顿片刻，而且给这方观众送上一个大大的媚眼。这就调起全场观众的反应，每当舞娘停顿放电，这方观众就起立欢呼。

场中场外互动欢腾，连宋衡都受到感染，问了周鼎才知，这就是西部特产“刀子眼”。天下媚眼多了，笑媚、妩媚、狐媚、妖媚，那都是诱你动火，只要你把持得住，尽可置之不理。惟有这刀子眼谁也逃不脱，她不是诱敌深入而是单刀直入，一刀直穿你的心！

宋衡被征服了，只要能够天天享受这挖心的快乐，宁愿不回长安！

岂止宋衡被征服，全场每个男人都服了，就连最不该动心的朱泚也昏了头。封常清身后站立的这位小校，本是大帅的贴身卫士，职责要求时刻保持警惕，不得有片刻分神。可朱泚此刻总觉得，那舞娘的眼光没看别人只看自己一个！

突然头被敲了一下，看到个恶狠狠的马璘将军。“这白妞儿够骚，今晚侍候大帅？”

朱泚顾不得搭理，那舞娘正转到面前，刀子眼直射过来。

马璘顿时兴奋：“这白妞儿我要了！”

“该不着你，大帅不用还有大使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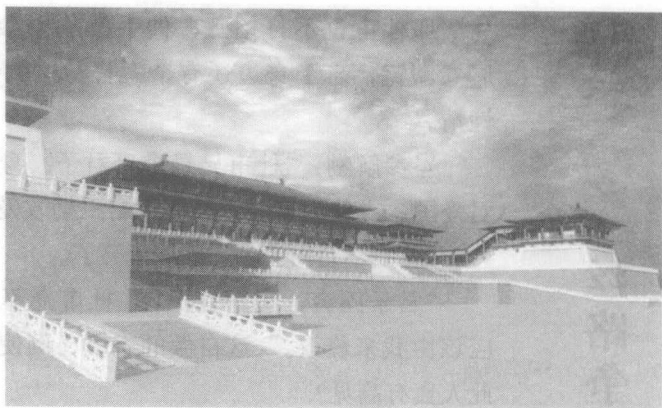
“宋大使？他一个文人，架得住这美人儿折腾？”马璘色迷迷地，“小子你大概还没开苞儿，你不知白妞儿骚劲儿大，咱黄脸汉子招架不住。”

朱泚哪里顾得上答话，那白妞儿肩膀一抖，整只雪白的奶子露了出来！受不了受不了，满场的欢呼声中，朱泚胯间的小弟弟悄悄长成大哥哥。

刀子眼啊刀子眼，一个女人的目光普照一千个男人。一千个男人的色眼聚焦这个女人，所有的男人都以为这女人只勾引自己一个，这女人于是被一千个男人分别独吞下肚……

这种距离，在东宫门外就能感到，门庭冷落车马稀。

封常清恭恭敬敬步入大门，太子李亨已在院中迎候。降阶相迎，古礼为帝王迎诸侯之礼。封常清慌忙下跪，膝盖尚未着地，就被李亨拉了起来。



大明宫含元殿复原效果图

“封将军乃国家长城，不必多礼。”

长城乃国防所倚，把军人比作长城就是最高评价，封常清心里立即和太子拉近了距离。

“封常清从西部荒蛮之地返京，愿为太子马前卒！”

李亨含含糊糊应着，把封常清和岑参领入殿堂，屋内只有一个绛衣小吏相陪。这就是杜甫吧？封常清没有理会这个无名之辈，把自己的文卷呈送太子。

李亨不知为何先看身旁的杜甫，然后才犹豫地接过，迟迟疑疑地展开，刚打开半尺，又转手交给岑参。

“最近身体不适，身体不适。长安最近多风多雨，多风多雨，封将军贵体无恙？”

“还好还好……”

盘桓许久，说的还是席面话。杯中的茶水已无热气，旁坐的岑参也坐立不安，封常清只得起身告辞。李亨照旧降阶相送，而且还送出大门。封常清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，却也不能抱怨太子礼遇不周。

出了东宫，封常清心里这个窝囊。我走太子门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向未来统帅呈报作战方略！没想到，呈上去又被退回来，这太子到底当不当元帅？

正在难受，却见杜甫追了出来。这小吏满面皱纹，显然是个中年不得志的穷酸文人。封常清厌烦这种人，满腹牢骚，胸无卓见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


衣，只带张千一一个，乘夜暗离开大营……

白袍白马，两个平民奔驰在东都到长安的大道上。马快如飞，封常清的思绪更快。对于任何一个士卒，擅自离开战场都是杀头大罪。然而，封常清不是小卒是统帅，不能只保自己头颅而不顾全军。明知必败而冒险决战，听那种昏话要败军亡国！耳边又响起吴绪芝的话：“为将者最重一个忠字！”那么，自己不听皇上的话是否不忠？惟一的两全之策就是劝皇上改话，那么，封常清就还算听话，不失为忠臣。

彻夜飞奔，终于奔来关中的晨曦，紧绷着的心情松弛下来。该找个驿站换匹快马，而后就是独闯皇宫，面圣陈说，开明的皇上定会接受正确的抗敌策略。

宁静的雾霭中，突然闪出一彪军马，当中大将，正是高仙芝。

太监的尖利嗓音如刀划铁：“封常清畏敌避战，着即削职。发落高仙芝军前，白衣效命。”

李隆基怀疑封常清怯战，转而启用高仙芝，尽管高仙芝也是个蕃将，高丽人。高仙芝是打出来的将军，当然重视封常清的实战经验，当即命令部队撤退潼关，坚守待援。

洛阳前线的大唐部队，落潮般败退下来。安禄山的铁骑大军，涨潮般进攻过来。幸亏潼关已经筑起防洪大堤，战场再次出现对峙局面。高仙芝乐了，兵法云劳军远征利在速决，我们偏偏不让安禄山速

决。他的粮道远，我的粮道近，再坚持一段我就可以胜利反攻了。封常清却乐不起来，安禄山在朝中有援手呢！

果然，长安很快来人，监军边令诚。大太监没带劳军的御酒，却带着百名刀斧手……

当夜，封常清闭门写作，还布置朱泚找人



潼关古战场

搭个台子。朱泚不解，监军此来没带劳军的戏子。封常清还是强调，连夜搭台，明天一早就用。朱泚只得出帐。

“等等！”

朱泚赶紧退回，只见镇定的大帅还是露出些异常情绪。

封常清故作轻松地问道：“你说说，是安禄山听话，还是我听话？”

这倒是朱泚思考已久的问题：“安禄山听话是为了不听话。大帅你不听话是为了听话。”

封常清这才欣慰地笑了。

张千一进帐的时候，封常清已在闭目休息，面前摊开一卷地图，亲手绘制的《西域河西兵要图》。

张千一上前收卷地图，却发现地图背面已经写满文字：

“……臣欲挺身刃下，死节军前，恐长逆胡之威，以挫王师之势。是以驰御就日，将命归天。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，以戒诸将；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，将戒诸军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，许臣竭露。臣今将死抗表，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，诬妄为辞；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，肝胆见察。臣死之后，望陛下不轻此贼，无忘臣言，则冀社稷复安，逆胡败覆。臣之所愿毕矣……”

这是“谢死表”啊！张千一看得脑袋都炸了。

封常清尽量平和地说：“明天，监军会当众宣布皇帝圣旨，处死我封常清。”

“那我们再跑！我这次多带几匹快马，路上不用找驿站。”

“我要是逃跑，就变成安禄山了。”

“不逃就要掉脑袋！”

“我的脑袋掉了，长安才会承认，我封常清不是安禄山。”

“可死有什么用？”

“中原现在就是一群羊，不死个把头羊，羊群醒不了。”

中原是一群羊？当初观看饿狼扑羊的时候，封大帅制止自己出手营救，原来另有深意。都是命啊，封大帅命中注定是个头羊，我张千一命中注定跟着走，哪怕是死。

“大帅，要死我跟你死在一处。”

封常清小心地卷起表文卷子：“你不能死，我还有事托你办。我



的儿子出生在敦煌，你回去，把我的情况告诉他的母亲。”封常清把卷子交给张千一，“这表文我已抄好一份，将交监军转呈皇帝。这份兵要地图，你交给宋衡大使，西部军事还用得上。”

这是死者对生者的委托！张千一不得不接过，一个轻轻的卷子，比那青玉还重。右手握着，左手托着，张千一供着宝物出帐。

“等等！”

张千一赶紧回头，大帅不死了？

封常清和蔼地拍拍张千一的肩膀：“千一，我给你改个名字。”

“叫谦逸，谦逊的谦，逃逸的逸。”

好一个谦逊逃逸！“取老子之弱德，儒生之软懦，你比我能活。”

张谦逸泪水夺眶而出：“大帅，我活下去。就是为了你这表文，我也会活着。”

“不是活着，而是忍辱负重。”

忍辱负重？张谦逸琢磨着这句话，抱着卷子出帐……

清晨，第一缕阳光射入山谷，正好照亮一个木台。



敦煌遗书 张谦逸之子张议潮少年时抄写的《封常清谢死表闻》（P.3620），卷末有张议潮签名。